

徂徠石先生文集

卷十七之二十
附錄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上范經略書

代張顧推官

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穎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

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民禹之防
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鎮不能累黃
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也聖朝八十年始有
賊旱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孽境上
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也實屬於閤下蹇之繇曰
利見大人貞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
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其說謂
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
正無以正邦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
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

進志扶王室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收往風
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賊吳犯順之明年天子則
用閻下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閻下
而專任夏暨陳二公又半年賊吳轉暴熾宗廟社稷之
靈寤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閻下經略初賊吳猖獗閻下
尙謫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閻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
論益喧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閻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
同節制陝西路閻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間
遂罷閻下今復起閻下專當一面雖未足以極閻下之
才亦略足以施閻下之智矣噫閻下智施之四海有餘

況一隅哉人將見賊吳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
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
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
寸功此功歸於閻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
常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
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吳揣境上諸
將可畏者閻下矣遂以書間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閻下
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閻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
宗平元濟閻下書間不入乃復大任其亦卒破元吳乎
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閻下不

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
而後歸爲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
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
復能盡忠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
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
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
煖食不敢飽士卒皆被甲胄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
皆輸材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臥晏安而起恬愉休
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麋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
無毫毛可施用竊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

才者二人沛縣梁

名御

兗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

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閤下三人不肯事非閤下亦不能用茲三人

人

名御

事劉顏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

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源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

近輕妄尙勇好兵之流也閤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

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縕前宿州臨渙縣令

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縕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亦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縕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縕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當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唯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之功臣況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

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
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
武帝賢良之詔求跡弛之士奔轔之馬取是道也縕與
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
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人
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唯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
所任者惟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
如御名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縕等二人實宜備駟策介
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
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

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顧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蟹之細米鹽之品菹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竈南極丹崖北極朔陲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才也亦猶市馬顧今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

往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絺絲枲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
 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
 廣廈待羣材而後御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
 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榲桲然後取大厦不立矣必
 傑賢俊髦然后用官常曠矣顧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
 隨羣隊而取一第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
 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七八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
 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
 入而出處甘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爭頭
 露腦進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

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頃天聖五年登第初
命通州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及滿秩逢先君之
喪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孤來鄉里涉履艱苦備極
凶屯喪制未闋又失母氏天窮如此生意若何而況先
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
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
十口駮稚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
焉百鍊亦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
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
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焉萬萬敢前顧

胷臆盤折久雖未脫夫窮塞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
晦曠曠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
說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邅而求亨通惟閣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疋者曰疋者面鄉天覬
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
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瘁欲死民無以爲食疋者至
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鄉天天猶哀之而雨天之於人
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稚
女十餘口於窮餒間則爲一發聲大呌于當塗者雖其

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會高以降力田爲生遭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自持粗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徐州錄事叅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飢歸無所依寓于雷澤旅貧何託稚駮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

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局分一職亦庶
幾可無敗廢矣唯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
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縲縶
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書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
首萬物者乾則以君况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
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
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者君也一家之
內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爲榮人子以事親爲

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孰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孰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可以守疆場爲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爲苦也外者蓋不可以服勤勞爲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爲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僂俛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旣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日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

闕乎誠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旨甘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力並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闕大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圃老農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煖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憐矣恭惟閣下輟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閭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

次以大人可稱爲老者矣則受閭下之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二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頓首再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爲慎易爲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爲易夫犁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爲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覲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爲難介爲奉

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徂
徠草廬中介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
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爲天
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是
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茲屢率介過縣介口不能守
子羽之節豈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
招勉強一往焉且以謂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
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
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
不我用退居草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

師弟子禮求傳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倜儻有奇節
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
夫陷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爲介三人嘗與馬公
事具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
宜乎以爲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
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固欲遂蹈子羽之
節不唯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委也
一拜執事于縣之庭得禮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
焉惟執事容之

上穎州蔡侍郎書

侍郎閤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曲者直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各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如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也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

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幾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志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行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邪拂於事邪欲其幾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當隨之東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閤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孔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方剛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閤下

行德先生集卷十七
二
毆介歸之于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閤下納之令
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閤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閤
下仁育陶宰至爲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跋涉爲
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閤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
拳之心不宣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
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日凡
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思滌清
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

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舖大寒始衣而劫其
纊哭已咸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已廉守法平操心公養
民舒閑約吏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里閭晏眠飽食
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殖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村
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
爲急鄰縣督責煩數敲朴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于道
路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歛手坐席
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
畝嚴禁戒不得與民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
先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

且恩矣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辜天子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茲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既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兒若姨監皂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飢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羣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昔田橫能養士當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橫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飢

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爲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爲
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介
聞之大羞媿且測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窘媿者媿
此民之義雖悼且媿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
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
勤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勤至矣皆義不可已
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
心豈不有意乎介白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七終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績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三朝聖政錄序

今天下太平八十年物遂其生人樂其業我太祖

太宗真宗憂勤養理之功歟唐自天寶迄于天祐百

五十年間祿山朱泚黃巢秦宗權相接為寇中原擾亂

生民荼苦篡唐者非有拯溺撥亂之心殘暴愈甚連綿
五代干戈日尋戎馬生郊戰血流野繼唐終周天下塗
炭實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受禪之五月誅李筠於
潞州十一月殺李重進於揚州四年取荆渚下湖南六
年平蜀又六年收廣州又四年定江南太宗文皇帝
亦承天位能紹先烈南致淮海北降并汾蠻夷戎狄震
懾請貢海內自此始一矣則太平之業二祖基焉
真宗章聖皇帝於是成二祖之基以格于可大隆
二祖之業以臻乎富有禮樂文物煥然而章明教化刑
政凜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繼之

太平之業就矣若 太祖之英武 太宗之聖神 真

宗之文明授受承承以興太平可謂跨唐而逾漢駕商

周而登虞夏者也臣生三十四年目不識干戈之事耳

不聞金革之聲惟是草茅之下里間之中聽田父農叟

歌詠 三聖之德盈溢乎耳及登仕路以來時接搢紳

大夫語其說 三聖之政益詳然 三聖之德三朝之

政國史載之備矣但臣以謂 三聖致太平之要道或

慮國史紀之至繁書之不精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徧覽

唐史臣吳兢嘗爲貞觀政要臣竊效之作三朝聖政錄

且人之言聖人者必曰堯舜人之稱治世者必曰夏商

且來先王集卷八

周臣觀 太祖武皇帝之神武 太宗文皇帝之睿聖

真宗章聖皇帝之仁孝豈復讓於堯舜乎觀建隆開

寶之平定興國雍熙之樂康至 咸平之醇醲豈復羨

於夏商周乎恭惟 景祐欽文聰武聖神仁明孝德皇

帝陛下有 太祖 太宗 真宗之資則當法建隆開

寶興國雍熙至道咸平之政以阜萬民以繼太平以丕

於三聖之光以樹乎萬世之基伏惟 陛下聰明神聖

皆自天縱言語動作暗與理合雖不師於古不法乎今

固已高視軒農遠超羲昊苟更能斟酌 祖宗垂憲效

而行之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伏惟 聖主留意

唐鑑序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

闡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
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囚辱臣渺尋
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
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
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
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
終用皇甫鎛則亂自女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
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
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亡詩曰赫

赫宗周褒姒戚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
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
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
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
安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
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
於姦臣則國祚延洪厯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
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 明
主戒之

石曼卿詩集序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述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監聽之。由是張弛其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嚮，故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秦操筆之士，率以麗藻爲勝。惟曼卿與穆叅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

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發蓋能取古之所未至託
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
言不能卒其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
意舉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其
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所爲不可
計其遺亡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不異分爲二册一
曰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
詩乎予應曰諾遂有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
而已矣

送龔鼎臣序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
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
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
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
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
也孟荀楊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
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
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
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輔
之將學爲文厚乃性明乃誠粹乃識確乎不可移也嚴

乎不可譁也直乎不可屈也一焉於聖人之道妖惑邪
亂之氣无隙而入焉於斯文也其庶幾矣然道知之不
爲難守之爲難守之不爲難行之爲難行之不爲難久
之爲難夫知之守之行之久之不爲難篤之爲難知之
不篤不能守也守之不篤不能行也行之不篤不能久
也久之不篤不能終也守之以誠而持之以篤惟輔之
勉矣輔之且往仕于孟州因以爲離別之贈云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厯山馬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
暨予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

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爲明復之壽爲予
書先君之銘于石以爲勒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
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爲宋大臣爲人資材已高
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飢寒山谷中何
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邪
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
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
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
于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
復之報爲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嘿

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爲。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歆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閣。見之子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爲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癢，擇之與予說蘊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缺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

遺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爲憂而鼎鑊鈇鉞爲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爲報之資爾康定二年七月十二日序

送張績李常序

孔子之大道爲異端侵害不容於世實三千年諸公能維而持之不能排而去之維之持之道不絕矣不去其害道終病矣韓文公所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也予不自揆度乃奮獨力直斥其人而攻之我寡彼徒衆反攻予者日以千數視予之肉虎動吻而狼磨牙賴口聖

君天覆地容得免於禍濮人張禹功李遵道者其居與
予不相遠耳目接於予固熟則宜其知予之所爲如是
得禍如是輒不憚口口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
予楊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大史正
崔杼之罪殺之其弟又書杼又殺之南史聞之執簡以
往太史初正杼之罪知爲史者然猶未知必得誅於杼
若南史聞已殺二人矣又執簡以往是真不畏死者矣
予攻害孔子者予知爲孔子者然未知必得罪於害孔
子之徒若禹功遵道已見予之所得禍如是又來助予
是真勇者矣予今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

不衰禹功少子十四歲遵道少子十五歲其文如進六
軍而作鼓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子周
旋焉達也以孔氏之道窮也以孔氏之道達而萬物不
通乎窮而垂之於後世不明乎窮達之間綽然有餘裕
其有能動心乎禹功藏用於神其得天下之幾歟遵道
直道而行其明天下之治歟幾近易治近春秋二子之
道皆道也與世不口口其必達矣去舉進士子醉之以
酒復贈之以言以釋相離之懷辛巳夏五月二日石介
序

送劉先之序

子友先之將適魏之館陶請于子曰館陶之政孰爲大
曰館陶魏邑也 聖朝大儒柳仲塗實魏人自唐吏部

下三百年得孔子之道而粹者惟仲塗居魏東郊著數

萬言皆堯舜三王治人之道爲如京使死其道纔施其

一二今聞柳氏之子孫尙在賢且有口者魏之人猶能

記識仲塗之居亦或有能讀其書者仲塗之道則未聞

有人知之先之至館陶取仲塗書爲柳氏子孫及魏之

人講釋指明其義使知仲塗之道仲塗之道孔子之道

也夫人能知孔子之道施於天地間無有不宜以之治

民以之事君以之化天下皆得其序先之能使柳氏子

孫及魏之人知仲塗之道柳氏子孫既能知之而不肯
緘藏於其家必能傳之人魏之人亦必能傳之鎮冀邢
趙自鎮冀邢趙而傳之將河之北皆知仲塗之道矣由
河之北而傳之仲塗之道將盈于天地之間矣館陶之
政此爲大若夫行乎仁義使百里之內咨而嬉癯而肥
瘡而良匱而昌茲縣令之事也先之固能行之矣豈待
予告

呂虞部士龍字序

虞部員外郎東平呂君嘗訪字於介因名士龍易曰雲
從龍言龍吟則雲出龍乃乘之游於六合作爲膏澤潤

液萬彙濟物之德也大矣請字曰兼濟兼濟之義又不
徒然也卷收其雲畜密不雨不得兼矣大旱而爲霖雨
不崇朝而徧天下兼濟之義於是乎在先朝爲侍讀學
士烈烈有名稱者君之先君也君不忝爾祖能濟其美
今年四十三作虞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借三品服知邛
州邛州要藩矣襟帶巴蜀作圉王家有社有民地方千
里君能簡削苛政懷以仁惠舒我王澤浸其幽遐是亦
兼濟於一方也異日得大位行其志兼濟天下可矣字
曰兼濟豈無意哉名以定體字以表德苟不克稱則貽
名之羞君其戒之苟保祿位以利其妻子苟殖貨財以

肥而家厚而身不思忠吾君利吾民則獨善之行也雖
在千萬里外必走就君操吾矛持吾戈以擊君奪此字
矣月日序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八終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記

祥符詔書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柘城縣巡檢解署記

鄆城縣新堤記

祭堂記

拜掃堂記

祥符詔書記

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演祕閣校理劉筠

倡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艷 真宗聞之曰
辭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於流宕乃下詔曰國家道
涖天下化成域中敦百行於人倫闡六經於教本冀斯
文之復古期末俗之還淳而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
滋甚浮艷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爰從物
議俾正源流咨爾服儒之人示乃爲學之道夫博聞強
識豈可讀非聖之書修辭立誠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
教化爲主典訓是師無尙空言當遵體要仍聞別集衆
製刻鏤已多儻許攻乎異端則是誤於後學式資誨誘
宜有甄明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

如朝典庶復古風其古今文集可以垂範欲雕印者委
本路轉運使選部內文士看詳可者卽具本以聞又天
章閣待制劉公隨常言故楊翰林少知古道故孫漢公
集中有送楊序說其年十一月自建州召試授秘書省
正字詔褒之有精彩神助文字生知之語是時名落天
下道路拭目或勸以歌頌上美更祈清貫者則掉臂不
顧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輩者則愀然曰吾將
勉力庶幾子雲退之長驅古今豈止於辭人才子乎又
崖相初覽其斷文數十篇大奇之持以示漢公曰皇甫
持正柳柳州少年時正當如是 本朝文人稱孫丁而

皆推重之則楊爲少知古道明矣然以性識浮近不能
古道自立好名爭勝獨驅海內謂古文之雄有仲塗黃
州漢公謂之輩度已終莫能出其右乃斥古文而不爲
遠襲唐李義山之體作爲新制楊亦學問通博筆力宏
壯文字所出後生莫不愛之然破碎大道雕刻元質非
化成之文而古風遂變時執政馮文懿與二三朝士竊
病之又黃州漢公皆已死他人柔弱無以摧楊雄鋸惟
胡大監繼周在且以罪廢屏居廬江乃相與延譽徐言
于上乞召知制誥以拉楊之虎牙繼周旣至真宗命
上殿賜座從容延問曰知卿雖謫官猶不廢學今復用

卿知制誥繼周以久去班行朝禮多廢卽拜謝于殿上
真宗亦不之罪繼周旣退直趨舍人院箕倨坐廳上
睥睨言曰適來見上上金口命胡旦復知制誥胡旦老
矣豈能重入此小兒隊裏知得他制誥矜傲輕忽旁如
无人 真宗以繼周素无行尙疑之潛令小黃門一人
隨其後觀之黃門盡以告明旦 真宗見文懿具道其
事乃曰胡旦終未可用觀其言朕亦似被輕文懿以繼
周自爲之亦無如之何繼周但得通判襄州去楊遂肆
然無復回避爲文章宗主二十年故斯文之弊至於今
矣可惜矣夫介讀祥符二年詔書知 真宗皇帝真英

往後先集卷一
三
主矣聞劉待制之說知文懿真賢相矣易曰觀乎人文
化成天下爲天子能知乎文之本而思復於古非英主
歟爲宰相能悼乎風之變而思救其弊非賢相歟介竊
懼聖君賢相之事異日泯落因私記之

宋城縣夫子廟記

天地吾知其易毀也一德不脩則裂日月吾知其易喪
也一政不行則缺山嶽吾知其易壞也一化不明則崩
河洛吾知其易涸也一令不善則竭大哉吾聖人之道
彌亘億千萬世而不傾橫維四方上下而不絕莫亂於
戰國莫妖於楊墨莫毒於秦嬴莫逆於莽賊曹馬譎詐

宋齊凶慝虐神猾夏曰聰曰勒唱誕放邪曰聃曰釋下
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滅裂衣冠隳拆法則
焚燒詩書芟刈禮易吁吾聖人之道受戕害被攻擊斯
亦多矣而巍然中居竟不可毀良由根柢堅而枝幹茂
也淵源濬而流派遠也三才五常爲根柢不亦堅乎堯
舜禹湯爲枝幹不亦茂乎六籍九疇爲淵源不亦濬乎
孟荀楊韓爲流派不亦遠乎故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
焉山嶽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聖人之道無有窮也夫
天地日月山嶽河洛皆氣也氣浮且動所以有裂有缺
有崩有竭吾聖人之道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之

道也故無有虧焉宋有天下純用文治制度禮樂一出
儒術吾聖人之道大行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京師
達於郡縣皆崇巖廟貌而尊祀之宋城在南京爲赤縣
夫子祠宇尙闕春秋則釋奠于令之廳事噫其褻亦甚
矣李大夫堯俞以儒學仕能知聖人爲尊不敢黷慢於
是拆佛宇淫祠十數區取其材作廟於縣署之右棟宇
壯焉丹雘麗焉穹穹闕陽眈眈闔陰夫子被王袞冕執
珪尺有二寸負斧依當宁而坐顏淵閔子騫十一人列
侍翼如有嚴有威廟成俾予記之嗚呼異哉李大夫作
是廟有三善焉撤佛宇弱夷法也毀淫祠革邪俗也尊

聖師明大道也有是三善不可不記故敢承命而不敢讓景祐四年五月一日

泰山書院記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者皋陶傳說伊尹呂望召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較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窮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弟子亦將傳之子書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泰山之陽起學

舍御名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羣弟子而居之當時游從

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王滕文公之屬楊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仲子則有越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樂克之徒楊則有侯芭劉棻之徒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翱李漢張籍皇甫湜之徒今先生游徒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太州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略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澤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牧姜潛張洞李縕足以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

大哉聖賢之道無屯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
無位與小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於法言太玄文
中子泰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十餘萬
言先生嘗以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
是大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
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
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制辨
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
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
以爲泰山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大先生之爲

請以此說刊之石陷于講堂之西壁康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故僕射相國沂公初作青州學成奏天子天子賜學名且頒公田三十頃次入于學公患田少不足又傍學作屋百二十間歲入于學錢三十一萬逮今十稔學益興而士倍多太守趙集賢廣公之意取南城隙地又作屋八十三室別爲鈎盾六十二門歲入于學通六十七萬學之公用于是大充而養士之道稱矣學官與諸弟子侈之請記于壁曰立其法萬世不改者道之本也通其

變使民不倦者道之中也本故萬世不易也中故萬世
可行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樹君臣父子上下之
制立其法萬世不改者也是之謂本也服牛乘馬上棟
下宇弧矢網罟之宜舟楫耒耜之利棺槨之便臼杵之
用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是之謂中焉相國公三代明
王作取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之制建學
于青立本也集賢申易大畜養賢頤養正需飲食晏樂
兌朋友講習之義立寬于學制其中也大凡舒則人暇
局則人困故善教者優游而至道不善教者急速而強
人其要貴夫勞逸之節焉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

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今夫學者六藝經傳千萬言以時而諷之其爲功博矣仁義禮樂忠信孝悌之道天地陰陽星辰災變之動以時而求之其爲業廣矣博而難卒勤苦而後能成蚤起夜誦寒暑不廢衣冠不解則是常張之矣歲有田日有秋勞有休息有養所以息焉游焉是一張一弛之道也君子謂相國集賢善教矣張而不急弛而不廢初集賢樂學之經始甚亟乃擇材吏得節度推官蔡君亶用董其役作屋若鈎盾百四十五間而取材於縣官之餘借力於公家之隙不煩於府不擾於民和說而以成予謂相國善作也集賢善述也蔡君

善卒相國集賢之志也見託斯文旣不得讓因記其歲月云

新濟記

天聖十年春知兗州工部尙書翰林侍講學士孫公開新濟成夏汶水暴漲盡壞其坊豬于西澤滿弗受腹背溢出橫流湯湯爲江爲淮轉如天回突如山來勢若吞鄆及壽張東阿人不溺於水如一縷絲一毫髮相維之矣東北注入新濟汶水勢削遂不克患明年京東蝗蟲大旱五穀皆不熟自淄水東至於海尤甚州養兵十數萬倉庫空然公儲不逮百日或出秕稗糞腐爲天子養

兵食羸卒餓軍旦夕汹汹發怒色流怨言郡刺史已下
焦然疚於懷不知其爲徒拱手俟罪而已兩轉運使以
是失職罷去天子使轉運淮南倉轉輸于東方凡數千
艘由淮達于鄆鄆入于新濟新濟而東東方遂濟噫春
新濟成夏汶水漲新濟是賴汶水無害鄆人適安今年
新濟成明年東方饑新濟是憑兵不匱食國不乏用民
不餓死濟之爲功也如此其速成疾效章章著見于人
者故略舉之矣若夫北暨鄆之張澤南暨濟陽郡之鉅
野民良田百萬頃水宅焉三十年民不得一壠耕一穗
收新濟成疏其水入新濟民得是良田播殖五穀以衣

食之新濟之功此益爲大中國之有四瀆猶人之有四支四瀆濟其一也濟水壅廢地一支矣今濟水復流地之一支復生也地有血脉也有膏胃也不壅絕焉地道其安矣濟水棄滯塞廢三十年三十年不爲濟矣今濟水復流復爲濟矣海不受濟之朝三十年海亡一濟三十年矣今濟水復朝於海海復得一濟矣地生一支濟復爲濟海復朝濟功格于地矣及于濟矣及于海矣功又益爲大也當濟源涸此功落成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可謂禦大菑矣捍大患矣則公宜受天百祿世世祀之傳子傳孫寢隆寢昌公盡忠

三朝白首彌固勳望風迹終然允臧在 太宗朝講經
壁水敷助文治觀學王宮啟發孝德在 真宗朝嘗上
疏陳十不可請停西祀又抗言乞焚天書斬朱能以道
事君有犯无隱 陛下纘服日以孔子之六經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之道說于上前以輔聖德厯事三世將逾
四紀年甫及致政三上章乞骸骨歸葬鄉里不得請又
兩上章乞解近侍守鄉郡天子重勞以官職之事許之
旣告老去猶以郡人被水患三十年濟不爲濟濟不朝
海地廢一支在公家之事爲不了卒能成功澤生民利
萬物及國家被來世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謂之不朽若公之立德立功可稱於不朽矣宜刻諸石垂之無窮按濟水出於河南府王屋縣溢于滎東出于陶丘東北會于汶入于海當黃河溢并濟爲一河水一石其泥六斗泥淤爲岸數百尺河水復濟遂失故道不復能流入于海仍停于鄆之西南爲大澤作民患三十年公久思乂之數議外廷衆口嘵嘵爲不可至是復白于上請身自行安肅軍觀察留後陳公堯咨時治于鄆受成于公不敢異公議克同于公天聖十年正月以鄆州之須城中都平陰壽張陽穀東阿齊州之厯城長清合三萬人起鄆魚山盡下把四十里齊州接下把而

下又五十里疏濟故道通濟入海一月克成厥功督役
則有鄆州通判比部員外郎張舜元齊州通判國子博
士王隲平陰知縣國子博士李錫歷城知縣太常丞董
儲壽張知縣右侍禁王師顏鄆州駐泊右班殿直張政
中都縣主簿劉允介自謀始及成功實預焉故能備述
其事景祐元年月日記

去二畫本記

留守工部彭城劉公隨嘗親來視學于東庫謂非聖人
書宜悉去之不可使學者讀之惑亂其心也公之心可
謂正矣噫非聖人書猶不可觀之况非聖人乎且自伏

羲至于神農神農至于黃帝黃帝至于堯舜堯舜至于禹湯禹湯至于文武文武至于周公周公至于孔子孔子之時中國猶一人治也道由一途出也有老子生焉然後仁義廢而禮教壞有佛氏出然後三綱棄而五常亂嗚呼老與佛賊聖人之道者也悖聖人之治者也公所謂非聖人之書者老與佛之書也老與佛之書猶不可使學者見況使學者見老與佛之象乎書庫有舊存三教畫本索觀之則吾聖人與老氏佛氏使學者趨老與佛亦將同吾聖人也讀其書猶懼惑亂其心使趨老與佛同於吾聖人豈知不易吾衣冠棄吾夫子捨吾尊

親廢吾祭祀相與同歸于夷也三教畫本獨吾聖人朝夕令學者拜事庶知吾師之尊吾教之一吾道之正所謂老與佛二者吾令悉去之後來者將謂吾不恭職失二畫本吾故書石以告

宣化軍新橋記

康定二年冬十月戊午宣化軍使虞部員外郎張景雲作清河橋成河初不通故爲之舟則人利舟也及其弊也舟反害人河不復通故爲之橋救舟弊也善哉其達廢也歟聖人之於天下之道有作焉有因焉有變焉未有初也故作未有制也故因制失故變變者救其失也

漢董仲舒曰道者萬世無敝非無敝也得抹之之道也
毀舟爲橋善變者乎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其是之謂
矣河去軍北門數步其流不絕如綫深不濡軌廣不逾
丈非如彭蠡洞庭之險而病涉則甚於彭蠡洞庭實舟
之爲也舟有十五人十五人爲十五家家率七口爲百
五口百五口之衣與食皆取於舟晨起十五家磨牙動
吻伸頸奮距以搏以噬憧憧往來人罕完膚吁上下相
容州縣無政孽苗遂威姦府遂成凡此橋歷二年更六
人成輒壞者三卒成于君如此其艱孽苗大而難拔也
姦府固而難破也非君之誠與斷孰克哉初天章閣待

制知淄州軍州事郭公勸侍御史京東轉運使張公奎
始謀毀舟建橋授謀于縣而郭以憂去張徙河東其後
虞部郎中胥君穀繼來爲州國子博士霍君某通判州
事虞部員外郎韓君穀爲縣雖述六公之志而橋再成
輒再壞逮君橋卒成當二公之去橋再壞也人咸曰橋
不可作也物有數事有會興廢存諸時成敗繫于天皆
不在人君來代韓聞其說獨以爲不然苟興廢成敗皆
不在人則救懷襄之患者非禹也歟定管蔡之亂者非
周公也歟平諸呂之難者非勃也歟去鱷魚之暴者非
吏部也歟作一橋不能圖久人無誠也乃推諸天患誠

不至而不患功難就視事之日亟至河上且歎曰州縣之政莫大於是者州之大者方千里縣之大者方百里政之善惡不出千里之內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孰不由此塗出也苟有利焉天下享之苟有害焉天下被之在周官則曰司險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在孟子則曰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輿梁成在春秋傳則曰啟塞從時況二君謀於初三君作於後願竭才卒成此橋且舟爲害也遠矣吾爲利也豈謀近哉百世後已不可苟作梓材以新制度以侈夏六月己酉明日落成其夕橋又壞君曰天固助予非有姦橋何壞韓君再爲橋

橋再爲壞壞有故也吾一爲橋橋一壞壞於姦也吾未
討姦者終成吾橋然後信吾之志而奪姦人之心暴姦
人之罪益勤不懈日出臨河上工之拙巧材之良惡斧
斤之高下繩墨之曲直必親焉毋不良日入歸如此九
十有七日橋乃成凡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大木
也所以取大壯而圖不朽噫衣乎舟食乎舟者百有五
爪距森森牙齒顏顏相與橫歧盤錯於其閒崇姦深樹
孽大非君智果姦府不破非君特達孽苗不拔始其再
壞三壞也眾口囂囂咸請罷由于克斷君聽不亂由于
克誠此橋卒成嗚呼君之功茂焉十月初九日記

石城縣巡檢廨署記

天下有事也天子日旰而食公卿側坐而謀大夫露宿而行命士晝夜走以赴命況庶人乎天下無事也農閒于野工遊于府商嬉于市士大夫不口駟不駕不兼味不食高冠寬衣恬愉舒緩爲事況天子公卿乎帝宋有天下八十年矣艱難于大祖勞于太宗汲汲于

真宗逸于陛下始于胼胝中于癯瘠今至于安富樂泰須內外官萬餘員無所事事食天子廩祿而已不矜車輿不飾第宅安爲哉右侍禁韋君濤朝廷命擒察南京之宋城楚丘下邑甯陵柘城穀熟虞城盜賊治所在

栢城舊是解宇卑圯風雨弗蔽韋君至則曰天子賜祿
廩非獨奉臣身亦將以仰事父母俯庇妻子今居無厚
墻完廬日暴溼其身體豈聖君推孝治待臣下之意邪
況海寓富康薦歲豐稔家給人足盜賊不作幸外无職
事內置吾親於康甯不亦可矣舊署之囂塵湫隘者悉
更之高明爽塏於是燕寢有堂飲食有位廡庫并竈罔
不有秩上以荷大君養育內以逸樂其親及于其妻兒
韋君中无歉不足者非我 列聖相勤養理寓內無事
韋君當如前所述晝夜走赴職弗暇豈及於此乎予吏
睢陽韋君以新署成乞文爲記因感太平之人各得其

所且嘉韋君之能厚於其親遂命筆直書之無罪略焉
云耳時景祐四年六月二日

鄆城縣新堤記

太祖 太宗用武當是時武夫帶一刀負一矢取功名
如山岳書生吐一奇運一策闢土地數千里 聖主勲
臣勞告天地宗廟外內文士得取爲歌詩頌讚刻于金
石播諸筦絃荆潭臣僕甌閩內屬蜀師來降李煜渡江
吳人慕化并汾納社天覆地載之內一用宋正朔罔敢
貳志 眞宗以文守 陛下以孝治通五十六年生物
鬯遂積穀豐實海內恬嬉閒暇習於俎豆寬儒蘊藉尙

以章句武夫書生莫得如向之取功名闢土地者學史者磨石濡毫俟以歲月竟无有卓卓勳烈可稱紀載夏四月予臥睢陽公舍鄆城縣令劉君準遣使致書于予曰故鄆城爲水溼敗予作新城於故城西南十五里還其民而居之雨逾月不止水如故城謀再遷之則重勞吾民且鉅野在天下爲大澤之一周視邑內無高燥旁可居萬家之處雖再遷之水亦隨去與其勞民而再遷遷不遠水不若借是民力擇久安之計民無頻遷水不爲患斯亦可矣於是環城築長城千九百步高二十尺厚九尺足以捍城矣足以禦水矣堤成予復念曰今雖

作堤堤久必壞歲須補之乃無壞若一歲一補堤薪芻
取於民令苟不民恤吏因緣爲姦蠹傷吾民是吾作堤
非以爲利也反以爲害也因卽堤上下城裏外樹楊萬
有三百栽曰他日堤之薪芻是共可以緩民之憂矣今
堤旣成且固柳皆青青榮活葉可蔽日大平爲吏不從
軍邊塞效萬死一生立尺寸功求榮名書國史此爲績
雖細猶愈夫坐而視民溺死不救者焉已從梁山上轉
圓石至懸門用匠磨琢成就光滑可書堅博可存願得
君文以記歲月噫予從事斯文久矣常如向所述不得
卓卓勳烈可紀載劉君之功雖非卓卓者刊之于石亦

無媿焉遂記之景祐四年六月一日

祭堂記

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一廟庶人祭于寢唐制三品已上乃許立廟天寶十年四品清官乃許立廟介今官爲節度掌書記在國家官器令從七品說者謂適士上士也官師中下士也庶人府史之屬也介爲庶人則嘗命於天子又未至于適士其官師乎在周制得立一廟唐制則未得立廟今祭于寢則介之烈考嘗爲東宮五品官且鬼神之道尙嚴于寢實爲黷神將立廟則介品賤未應于式貴賤之位不可犯求其中

而自爲之制乃於宅東北位作堂三楹以烈考及馬夫
人劉夫人楊夫人後劉夫人居焉薦新及於烈考五夫
人而已時祭則請皇考妣王考妣咸坐緣古禮而出新
意也推神道而本人情也慶厯元年辛巳十一月十七
日建

拜掃堂記

石氏旣用康定二年辛巳八月八日舉大王父下爲三
十二墳葬於祖塋復立祭堂於宅東北位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也石氏從周得姓逮于今二千有年矣自滄徙
居至于今百五十有年矣口口唯介之烈考能談其譜

行役分生集卷一九
討源及流實爲詳盡小子嘗授之列考終不有識大懼
墜落又爲石高五尺廣二尺三寸厚一尺列辭二千三
百六十八字表於墓前以傳千萬世風雨爆溼石久必
泐字久必缺不可無蔽覆且歲時必上冢出必告于墓
反拜於墓則皆有祭不可以無次設乃直塋前十四步
爲堂三楹一以覆石一以陳祭總謂之拜掃堂云慶厯
二年壬午三月五日記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十九終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謝益州張密學啟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啟

謝兗州李相公啟

謝兗州通判孟虞部啟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士建中表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尙書啟

移府學諸生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謝益州張密學啟

右介啟介自八月十日至二十三日兩到府城共住九日五次伏謁旌下賜食華亭寺每請見皆特優禮待九

日費公膳十一及來赴官守而復遠借舟楫盛送饗餼
精米嘉麪醇酒肥肉率皆豐餘盡室九口在舟四夕日
以饜飽猶不盡三之一噫飲食雖禮之末禮非飲食不
將記曰禮始諸飲食易曰物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需
者飲食之道也又曰頤養正則吉天地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及萬民然則飲食豈其細歟故腍肉不至而孔子
行醴酒不置而申公去古人豈專於飲食哉所以爲禮
也恭惟知府密學望高中外德服西南出以甸定四方
人將陶宰萬物上養君后必以道道者何忠信之謂也
不以道則徒資口腹之欲與餉衆人何異哉下養士類

必以禮禮者何仁義之謂也不以禮則徒取豢肥之意
與畜犬豕何異哉介所以拜賜以來爲榮且喜非榮一
卮酒之旨非喜一椀肉之味蓋知府密學養不肖以禮
也又府從事嘗以介小詩塵于几閣密學俯爲屬和雖
不獲賜本而親奉玉音是何蕢桴土鼓之疎輒邀咸池
大章之作斯又希世之幸而非非常之榮也以州縣賤小
吏見國大臣以屬郡下執事見大尹自當畏汗恐慄趨
走階下望塵而來拜塵而去何得檐如矩步以賓客禮
進退從容近坐款密奉對聲什唱和飲食衎衎來有勞
去有送處具室廬行具舟楫若僚友者焉迥出素望皆

徂徠先生集卷二十一
二
逾常夷爲榮且喜不亦宜哉密學旣以禮養士願服勞
厥官夙夜勉勉使卒無曠敗以報萬一此則小人以力
養上之效也敢勤而不怠近瞻府城邀阻旌戟卑情無
任戀恩荷德激切依歸之至

謝益州轉運明學士啟

介去年赴任嘉州未期月母氏訃至入蜀之計已匱住
蜀之計未就而出蜀之計又迫凶喪之家稚駉十餘口
寄於五千里外其未墜於淵谷者如一寸髮維之矣學
士賜之大德不惟振其將死之命又從而衣食使有餘
溫餘飽焉當日之凍者今燠而壯當日之匍匐而行者

今躍而走當日之孩乳而生者今坐而食堂有親且康甯以逸以樂庭有子孫懽然熙熙石氏閨門之內晏安如也學士之德也嗚呼夫施之爲也有憫其人餓窮而爲之者猶人見一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也施之細也取其人道德而爲之者非不忍其無故就死地惻焉而憫之也蓋以其人之有智勇焉生之也可使之立功庸以其人之有學術焉生之也可使之施教化以其人之有忠信焉生之也可使之輔君子以其人之有仁義焉生之也可使之養烝民斯

以爲施也施之大也施之細也君子不求其報施之大也君子將求其報不求其報者君子之私也將求其報者君子之公也私者私於一物也公者公於天下也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得生焉不過魚鼈卵胎犬彘鳥鼠之報故君子不求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得生焉必有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之報故君子求焉不求焉所以私於物也求焉所以公於天下也立功德施教化輔君子養烝民斯非天下之公歟學士之施於介非憫其餓窮而爲之也取其道德而爲之也學士不求報於介也是以魚鼈卵胎犬彘鳥鼠待介也求報於介也介則將

以智勇學術忠信仁義以報於學士也區區之心盡在此矣蜀雖國家之疆土其風氣不得中國之正伏惟學士履此嚴凝順頤養以持固大中之福不任瞻戀拳拳之心

謝兗州李相公啟

介頓首百拜資政相公閣下孟冬漸寒伏惟台候萬福介五月中過府中得獲叅覲伏蒙相公恩遇如常介不勝感銘之至恭以相公之德兗州之人衣食之矣衣食之厚無如介者生景德之乙巳歲介生之年相公爲狀元由大匠丞通判於兗逮今三十五年相公凡四來其

殖衣食於兗州也富且饒矣自相公初殖之介則衣食之介今生三十五年衣食相公三十五年矣先介一年生者衣食多於介一年後介一年生者衣食少於介一年何況有先四十年五十年生者後三十年四十年生者是兗州之人衣食相公無如介厚且足者也介於兗州之人衣食相公最厚兗州於天下衣食相公又厚蓋相公來兗州四矣陶宰天下再矣故衣食之有厚薄焉旦暮相公三正台席推兗州衣食以及天下天下衣食相公其亦如兗州之人矣夫衣食乎天下福德爵祿甯有窮時乎伏惟相公倍加慎重

謁兗州通判孟虞部啟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朝廷莫如爵鄉
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執事於介言乎爵則貴言
乎齒則長言乎德則優斯三者皆宜拜也詩曰維桑與
梓必恭敬止執事所治事則介父母之邦此又一宜拜
也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不問不敢對言敬父同志如事父執事與介先君同年
登科又宜拜也介於執事宜拜之禮有五而執事聽政
逾一時矣介收五代以禮改葬自經始至卒事二百一
十日不敢一日怠忽故未及一候門墻今幸會車騎過

於里中敢附伏馬前敘孟子詩人禮家之說以脩勤拜
代鄆州通判李屯田薦土建中表

右臣嘗讀漢書每遇災異則詔三公郡國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故賈誼晁錯公孫宏董仲舒得以極其言所以漢高昌言垂四百年今國家方惟新庶政更脩百度日昃不食急於太平而蝗旱相乘仍歲饑饉朝廷憂勞哀痛若內諸隍聖德日新天災未消躬求讜言庶聞其道臣竊見本州今秋得解進士土建中能言天道人事之應能敘三才九疇之義能知太平之道能息災異之術臣具見其實輒敢薦明惟朝

廷策焉伏以建中今三十六歲專精畢力勞心苦學積
二十餘年性識通敏經術深明讀書不取其語辭直以
根本乎聖人之道爲文不尙其浮華直以宗樹乎聖人
之教故能言天地人之際知帝皇王之道通古今之術
識治亂之迹懷經綸之略有超異之才其家至貧養父
母以孝聞躬營甘旨不避寒暑安貧守節窮能益固未
嘗以一介干非其人持身廉操心平睦鄉里以仁交朋
友以忠內守信義外修操履不以利動不以妄進古之
所謂經明行修文學孝廉建中實有之昨秋賦時本州
考試得合格已解發姓名入禮部貢院去訖竊以禮部

每春就試進士動有三二千人程試繁密條制謹嚴苟
小有所誤便當遺落又與衆人混試復且糊名竊恐偶
有所遺則建中不得以名聞天子其人遂不見用於聖
朝其道遂不施於天下文明之代使賢者有不遇之歎
千載之下朝廷有失賢之名伏乞 聖慈更不送禮部
試特召令試策訪以王道之要咨以當世之務容其直
言毋諱有司必有以補益國家者如其言可采伏望
聖慈特與收擢稍不如舉狀臣甘俟朝典干冒旒展臣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鄆州知州祈雨文

黃石之靈夫萬民恃五穀而生也百穀仰膏雨而長也
故一日無穀則民困且飢逾月不雨則穀焦且死自去
年正月風雨不順序天變乎上歲凶于下黎民阻飢皇
皇焉日望其新麥曰庶幾不死矣三月且不雨麥不出
隴穀不生土日淒風亢陽熾其土其政不脩邪其化不
流邪刺史不德而民無告邪何陰陽逆而不順和氣塞
而不來苟以政不脩化不流守吏不德而民無告天示
譴則罪在守吏凡有禍有罰宜加守吏守吏且不敢怨
不敢辭民何辜而久不雨以絕民之食神聽不明罰不
當罪民不肯受而敢咨敢嗟神儼然南面有此土宇厥

往後先生集卷二十一
民歲供飲食祇事於神有辜當神罰民其辭乎無罪而
罹禍民其肯受惟神其移於某身而使斯民活且神昔
在炎漢以祕略授子房建萬世基矣人神並受其福其
功略大矣其德烈遠矣而有土方千里之內並在神之
左右豈不能爲作福休以庇覆膏沐之守吏旣不德不
明不養斯民神又其棄諸惟神仁於斯民

上南京夏尙書啟

留守尙書光奉制書徙居畿近伏惟慶慰伏以天子之
居則謂之京而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宋爲南京其名尊
矣王者之興必有其地而堯自唐虞舜自媯汭禹自有

夏湯自景毫周自岐山劉自漢中李自晉原國家自歸
德其世長矣洪惟 太祖開國授於太宗太宗靈承傳
之先廟克光付與 皇帝相繼四聖垂乎百年德厚流
長本固葉茂重熙累盛以至于億萬世而寢隆寢昌莫
不由乎肇迹之有先始封之彌大壯是王氣建爲大都
保釐東郊居守留鑰常命懿德國老邇臣若今丞相僕
射王公叅政吏部禮部蔡公皆自此遷入爲柄輔中書
堂執政者五而三出南京之尹伏惟留守尙書始以賢
良方政能直言極諫舉次以大禹益稷臯陶之謨出納
誥命次以伊尹伊陟甘盤巫咸之美弼諧機衡名書太

常勳在王府今既承三公而來亦當躡三公之去自茲
京邑地望益高不獨爲宋之榮觀可以使天下之聳動
也介頃由學官登於幕府天與其幸會公之來喜抃交
并精爽飛越官守有限不能奔走麾下與公挽轡推轂
一日而至慰邦人徯望之心瞻望旌旄不勝踊躍之至

移府學諸生

賢重也食輕也君子推乎輕以篤乎重故賢隆焉學本
也養末也君子厚於本而薄於末故學至焉易曰大畜
養賢也又曰頤貞吉則推乎輕以篤乎重之謂也孔子
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食無求飽則厚於本而薄於

末之謂也聖人置祿以待百官祿充而後責之以事故
事脩而國家立矣然則祿豈素出者也君子崇養以居
衆材養優而後□之以道故道至而教化行矣然則養
豈空具者也講習在堂朋友在序圖籍在府器服在廳
歲有公田日有常秩內足以樂乎志而外足以進乎道
夫志者何謂也志乎所志也道者何謂也道乎所道也
志於忠信而忠信立志於孝悌而孝悌誠志之謂也道
於仁義而仁義隆道於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夫如
是養果不空具也南京學立於故大諫戚公成於今留
守夏公大諫爲建學宮學之有取無不給雖養士之具

未稱留守從天子請田千畝以食于學養士之具又稱
則諸生不可以負二公矣噫自大諫至留守三十年矣
而學乃成豈不以學大本也殖之不深不可以維萬世
道重器也舉之不以難不可以格後人殖之深舉之難
諸生識之

南京夫子廟上梁文

日月不盛大星辰不衆多無以昭天之明山嶽不磅礴
江海不橫瀉無以彰天地之載制度不恢廓宮室不壯
麗無以示聖人之尊天明不昭衆庶何所仰也地載不
厚萬物何所附也聖人不尊羣儒何所法也況 藝祖

始興之地 先皇親狩之都鼎峙爲京自四畿相附而
先聖廟齷齷僻陋不堪其憂何以壯遠人之望視四方
之則哉留守尙書公下車月餘政未及施首嚴聖祠豪
人承風偃化相率出錢二百萬御名材於河陽淮咸得大
木以新厥居輪焉奐焉京邑翼翼宋人開聳發瞽知聖
師之尊且大廟作凡三月而成功有司告十二月二日
吉請上棟焉公命盛食以落之兒郎偉拋梁東夫子之
道岱岳並崇拋梁西夫子之道太華與齊拋梁南夫子
之道衡嶽相叅拋梁北夫子之道常山北極拋梁上夫
子之道如天可仰拋梁下夫子之道如地不瀉伏願拋

梁之後留守尙書公入持國鈞正位台席行聖師之道
上以致君於堯舜之上下以躋民於仁壽之域萬斯年
兮主聖臣直

南京知府祈晴文

夫土地明則有長牧以治之幽則有神明以官之惟牧
也當大克惠養於斯民以流德澤惟神也當大克庇庥
於斯民以作福貺惟牧與神共理者也陰陽以和百穀
嘉登皆牧與神之功風雨不時庶物疵癘皆牧與神之
羞今天失度陰極則流作此淫雨害于粢盛某治明者
也惟是夙夜祗栗改行修政庶幾菑禍自茲少弭神治

幽也亦豈得安平者哉今民咨嗟咸歸咎于守吏與神
守吏固不敢怠惟神念之抑陰扶陽兩不作大沴弗賊
天之時弗匱地之利弗絕民之食皆神之福守吏不能
邀其功惟神念之

新雕徂徠石先生文集卷第二十終

...

...

...

...

...

...

...

...

...

...

附錄

石介傳

宋史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
篤學有志尙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
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
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
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
眾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
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

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厯聖德詩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日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

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語官屬眾不敢
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衍探懷出奏橐
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豈可量哉提
點刑獄呂夷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
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
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令具軍令狀保
之亦足應詔於是眾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斲棺子弟羈
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
分俸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石徂徠先生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爲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

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

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
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
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厯聖德詩以褒貶
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泰山孫明復曰子禍始
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
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
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
眾大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
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
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女效臣宦女則有唐鑑曰

吾非爲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
雄偉而憂思深遠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
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
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
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
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
忘於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
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
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魏
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

待次於徂徠以慶厯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
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爲待彼謗炤熄然
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
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
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
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炤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
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
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
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愈遠而彌長
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

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
子雖毀其何傷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云先生退居泰山之陽魯
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
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
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
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
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履
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

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

孫復寄范天章書云今有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
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
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
言於天子次言於執政以之爲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丕變於今之
世矣後閒退之人固不當語及於是然敢孜孜布於執
事之左右者非爲諸已也蓋爲諸人也非爲諸人也蓋
爲諸道也執事以爲何如若以復愚且賤而言不可取
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妄言乎惟執事

圖之

石氏家藏徂徠先生軼事云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南都固窮苦學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遺以盤餐石謝曰甘脆亦我所欲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來日何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不敢受賜還之

又云石介守道爲國子監直講一方士稱曰叟上謁袖出詩曰高心休擬鳳池遊朱紱銀章寵已優莫待禍來名欲滅林泉養浩預爲謀石遜謝不悟其旨延以酒食日將夕叟辭石留之宿曰吾孤雲野鶴安可留也及其

期年因謗誣坐貶

晁氏公武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厯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振孫曰集中南京夏尙書啟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爲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豈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耶陸子通刻於論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

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公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徂徠之文多方少圓卻略有典則

葉氏睿吾樓文話引辨體曰人當先養其氣氣全則精神全其爲文則剛而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太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石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讀徂徠集

歐陽修

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今

子其死矣東山復誰過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壽命
雖不長所得固已多舊稿偶自錄滄溟之一蠡其餘誰
付與散失存幾何存之警後世古鑑照妖魔子生誠多
難憂患靡不罹官學三十年六經老研磨問胡所專心
仁義丘與軻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
筆如揮戈不量敵眾寡膽大身么麼往年遭母喪泣血
走岷峨垢面跣雙足鋤犁事田坡至今鄉里化孝弟勤
蠶禾昨者來大學青衫踏朝靴陳詩頌聖德厥聲續猗
那羔雁聘黃晞晞驚走隣家施爲可怪駭世俗安委蛇
謗口由此起中之若飛梭上賴天子明不掛網者羅憶

在太學年大雪如翻波生徒日盈門饑坐列雁鷺絃歌
眊隣里唐虞賡咏歌常續最高弟騫游各名科豈止學
者師謂宜國之皤天壽反仁鄙誰尸此偏頗不知諛諛
者又忍加詆訶聖賢要久遠毀譽暫誼譁生爲舉世疾
死也魯人嗟作詩遺魯社祠子以爲歌

重讀徂徠集

歐陽修

我欲哭石子夜開徂徠編開編朱及讀涕泗已漣漣勉
盡三四章收淚輒忻歡切切善惡戒叮嚀仁義言如聞
子談論疑子立我前乃知長在世誰謂已沈泉昔也人
事乖相從常苦難今而每思子開卷子在顏我欲貴子

文刻以金玉聯金可鑠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以紙
六經皆紙傳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
藏在深山待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人生一世中長短
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
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
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媿妍
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
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眾人
皆欲殺聖言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斲其棺此事古
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眾怒爲子記此冤下紓冥冥

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詢求子世家
恨於兒女頑經歲不見報有辭未能詮忽開子遺文使
我心已寬子道自能久吾言豈須鐫

讀張李二公文贈徂徠先生

歐陽修

先生三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閒張續與李常
剖琢珉石得天璞大圭雖不假雕琢但未磨礪出圭角
二生固是天下寶豈與先生私褚橐先生示我何矜誇
手攜文編謂新作得之數日未暇讀意欲百事先屏卻
夜歸獨坐南窗下寒燭青螢如熠爚病眸昏澁乍開緘
燦若日星明錯落辭嚴義正質非俚古味雖淡醇不薄

行役先生集卷之
九
千年佛老賊中國禍福依憑羣黨惡拔根掘窟期必盡
有勇無前力何犖乃知二子果可用非獨詞堅由志確
朝廷清明天子聖陽德彙進羣陰剝大烹養賢有列鼎
豈久師門共藜藿予慙職諫未能薦有酒且與先生酌

贈徂徠先生門人杜默

歐陽修

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
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攜之
入京邑欲使眾耳驚來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先生領
首遣教以勿驕矜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杜子來訪
我欲求相和鳴顧我文字卑未足當豪英豈如子之辭

鏗鎗閒鏞笙淫哇俗所樂百鳥徒嚶嚶杜子卷舌去歸
衫翩以輕京東聚羣盜河北點新兵饑荒與愁苦道路
日以盈子盍引其亢發聲通下情上聞天子聰次使宰
相聽何必九苞禽始能瑞堯庭子詩何時作我耳久已
傾願以白玉琴寫之朱絲繩

三朝聖政錄序

韓琦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
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
治而民安其法閔子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
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內休息不

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眞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體爲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官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貞觀政要迺謂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喆孝而善繼不假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盛迹以興太平然國謀之繁以萬機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眾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寢廣遂採記三朝以來行事聞見最

詳者類而次之爲二十門目曰三朝聖政錄每篇之末
又自爲之贊以申諷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
自獻於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
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
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
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不
緒

闕文

魯兩先生祠記

金
党懷英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也宋祥符天聖閒以仁義
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儒如文忠歐陽

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歐陽公爲誌其墓蓋
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聖經立朝行已治行終始
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泰山下以爲學館屬大闢嶽祠
壩基甫迫乃北徙山麓而以舊館爲柏林地歲分施錢
爲養士之費學者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爲上書院者
則其所徙地也大定閒嶽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
更新廟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
學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遂已乎於是兩先
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爲祠堂於大門之左以成
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走京師屬其門壻

党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諸石懷英曰先生之道垂於後
世炳如日星奚患無傳雖然有一言焉方孫先生以春
秋之學教於魯石先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
其名自兗來謁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屨侍
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由是魯人始
識師弟子之禮士風爲之一變近世士尙剽竊以從師
親友爲恥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將使人
人爲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德之奧而後游
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庇可以無愧矣

又
成化三年八月

明
吳寬

魯兩先生者爲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
守道也祠始建於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於嶽廟金源
時遂爲廟併元改建於岳麓已而復爲浮屠氏據入國
朝乃附祠於州學而規制狹隘祀事簡率無以慰魯人
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言於巡撫山東左
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風化慨然奏請於
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仲春祀以羊一豕
一秩爲常典於是胡公復請於藩臬諸公擇地得於州
治之東南以成化十三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公以
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他日胡君

以書來請記於予大人君子所以能使人人追崇者非
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
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魯其學長於春秋著尊
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
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
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者當孫公退居泰
山之時實師事之其爲人好善疾惡常著怪說中國論
及唐鑑以爲世戒而慶厯聖德詩尤爲人所傳頌常以
經術教授於鄉後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
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平生見於

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爲傳者其太畧如此按其言論世信其爲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表爲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爲人所尊仰至卽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泰山孫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旣沒而禍忽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蓋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知有兩先生而魯爲所寓所產之地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焉而不至於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己如此而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

臣又推朝廷尊賢之意既加護封唯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俾刻之祠下云

又天啟

侯應瑜

按志二先生一爲孫明復一爲石守道皆宋儒而守道則師事明復先生也其學術德業載於郡乘者甚詳且盡其祠之建置不可考其創始今州治西南隅今署東偏露臺之上碑記尙存磨洗讀之似借神字以崇祀者前爲殿後爲寢各三楹頽廢不蔽風雨傍有翼焉僅存其墟春秋秩祀卽設於草莽之間二先生遺像儼然

且與荆棘伍矣不佞愀然動念爲重修棖桷之缺者補之埏埴之廢者增之丹堊之漶者飾之又爲祭庫神厨者三各二楹以左右翼之自庚申三月至明年辛酉五月厥工告竣嗟乎二先生之學術事功不少槩見而歐陽文忠王文正皆尊禮之則二先生倡明正學可知蘇文忠乃謂其迂濶矯誕不可施於政事之間何也蓋二先生稟至性當祥符天聖之間以仕爲隱則時爲之以潛爲通則道爲之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非時與道之謂乎今觀唐鑑一書洎慶厯聖德詩詆責奸邪動與世殊退居徂徠閉戶著書明復先生歿而門

人祖無擇檢笥中得書十有五篇以獻則兩先生之品
具見矣何論用舍行藏哉又何論政事哉且石先生學
於孫先生執弟子禮甚恭對客則執杖屨侍側訪故則
扶掖步趨少無怠容士風爲之一變夫今之學者能不
覩廟貌而興起一化傲惰之習乎故祠之新也欲人之
新也新者革其故之謂也吾儕齒有先後學有淺深韓
退之曰生乎吾前者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者其聞道也先乎吾吾亦從而師之師其有常
乎哉故曰謙受益滿招損而敬器之文曰虛則敬中則
正滿則覆士亦何樂以滿覆而不以虛受耶故化驕矜

之習鋤伎懽之容吾爲今之爲士者勗矣然則祠之新也獨新耳目之觀已哉是爲記

重修魯兩先生祠堂記

順治戊戌

施閏章

往讀歐陽氏所爲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墓誌銘偉其文嗟異其人久之過泰安州有兩先生祠知爲先生游息謀業之所因爲文以祭之入其祠頽檐漏瓦門垣不飭几筵不具而兩先生像獨存其儒衣冠上坐者孫先生侍坐者石先生也孫先生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陽魯人石先生輒師事之杖履必侍登降必扶執弟子禮甚恭魯人觀者皆嘆息興起今觀其像

如生時余不覺流涕夫兩先生德成名立傳於後世無
可哀者余獨念兩先生躬耕力行居泰山徂徠之間雖
嘗官於朝而不久其位不大伸其志卒爲姦人所讒謗
石先生作慶厯聖德詩褒抑大臣尤中奇禍至困蹈身
死幾不免發棺可謂厄矣然當時魯人尊之太學諸生
從之宰相卿大夫折節下之以薦於天子加禮蓋行修
於身而不可掩也自宋迄今六百餘年祠祀春秋不廢
齊魯士無賢不肖皆稱曰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而
不敢名泰山徂徠兩山遂若爲兩先生所獨有而向之
姦人乘權嫉謗者如蠅聲犬吠影響俱泯且不得與草

木等太史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惟倜儻非常
之人稱焉後之有志於道者其毋味於利而怯於義毋
競刀錐之末而失邱山之重亦可以自壯矣而吾儕承
先人之訓遊聖賢之鄉不敢爲不肖而竊恐其未逮此
閏章之所以再拜流涕也旣撤祭召兩先生之裔爲存
恤惟石氏有奉祀生承基問其遺書已不存 蘇君署
州事余出四十緡俾新其祠侍御趙公倡爲之助蘇君
旣謀始而州守曲君至又踵治之屬武舉張子以董其
成乃訖工夫聞先生之風者思見其人謁祠而見其像
如生俎豆肅然感興者必眾况泰安接壤闕里尤近聖

人之居者哉乃刻石召諸生且將以自勵焉

又

劉謙吉

孔子歿聖學榛蕪百餘年而後孟子出子輿氏歿歷秦漢唐數百年而後昌黎韓子出聖學不絕如縷又二百餘年而後宋儒輩出夫聖人之道得宋儒而復顯宋儒之學得孫石而始倡得范韓歐陽而後大得周程張朱而後成後人止知有范韓歐陽周程張朱而不知有孫石豈不惑哉余維孫先生之學以春秋爲本以尊王爲要不惑於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石先生

學宗仁義自謂勇過孟軻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謂
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故發爲
文章極陳今古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賢愚善惡是是
非非無所諱忌嘗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仁急於利物義
果於有爲惟忠能忘其身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
夫尊王之道不著仁義之說不明故漢以後僭竊篡弑
禍亂相尋二先生起於田間自任以天下之重雖伊傅
何以加焉而豈必拘拘以聚徒講學爲哉是以富公范
公言孫之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
其行爲世法經爲人師至於守道先生與孫同時而師

事之杜祁公韓魏公屢薦於朝及卒歐陽公哭之以詩
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嗚呼使二先生得志
行道其事業豈在范韓歐陽諸公下哉不幸位不逮德
而守道又早歿皆時命爲之也然則二先生宜同周程
張朱而各祀於其鄉明矣泰安舊有魯兩先生祠在州
城東南隅創始於宋增修於金學士党懷英記之再修
於明學士吳寬有記國朝學使者施閏章與郡人侍御
史趙宏文重修其興廢大畧可考而知也余校士濟南
得石先生後裔維巖受其集因□□授學正劉炳爲葺
其頽者新之今去施公又三十餘年緬兩先生躬耕教

讀之風低徊不能去諸懷云謹按孫先生諱復字明復
泰山晉陽杜人舉進士以薦累官至殿中丞石先生諱
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甲科官至太子中允直
集賢判濮州

徂徠先生詩集序

呂留良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
州觀察推官歷官至國子監直講慶歷中進用韓范富
杜諸臣介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
作慶歷聖德詩直指大臣分別邪正詩出泰山孫明復
曰子禍始於此矣以是爲人所擠杜祁公韓魏公俱薦

之拜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尋卒於家怒之者謂其詐死
北走契丹請斲官驗之幸不許所爲詩文皆根柢至道
排斥佛老及姦臣宦女庶幾聖人之徒魯人稱爲徂徠
先生因以名其集永叔詩云問胡所專心仁義正與軻
楊雄韓愈氏此外豈知他尤勇攻佛老奮筆如揮戈又
云金可爍而銷玉可碎非堅不若書一紙六經皆紙傳
但當書百本傳百以爲千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待
彼謗焰熄放此光芒懸今讀其詩嶙峋硤砢特立千尋
溫厚之意存於激直得見風人之遺然正學忤時直道
致黜千古一轍其可哀也

重刻徂徠集序

余少時閱廬陵集至奉符石先生墓誌稱其學篤志大
憂思深遠指切當時賢愚善惡無所諱忌竊慨然慕其
爲人思讀其遺書而不可得旣而筮仕中州踰十數載
而遷牧奉符始獲攜屐徂徠訪先生之故址憑而弔之
繼又遇其十九代孫維巖來謁出所藏舊集兩卷示予
予觀其文慷慨激直理達氣充以仁義忠信自勉亦卽
以仁義忠信勉人雖其功不見於世而擇之旣精語之
復詳所謂立德立言卓乎無愧者也予旣喜是集之獲
心而又惜其湮沒不彰無壽之梨棗者因命長子祖望

考校次第正其魯魚亥豕之譌鋟而存之以示來學余
思先生當五季紛爭聖道榛蕪之後獨能尋墜緒闢異
端以聖賢爲可學而至志不在子輿氏下矣乃言不諧
俗行思矯世一時眾口嫉善謠詆其後視之如寇仇棄
之如土梗進不容其列於朝退不容其息於野生不容
其達於時死不容其安於土雖以杜韓歐陽諸君子力
爲推剡而卒抑鬱以終其身何其甚也然而公論在人
厯久自正謗焰蔽天忽與螢火俱滅七百年來自學士
大夫以至田夫野老莫不挹其流風傳其姓氏津津齒
頰欲佞之齊泰嶽而光日月此固權貴之所不能抑好

往後先生集卷末
事之所不能誣僉夫宵小之所不能媒孽而中傷之者
也嗟夫存或抑之歿或揚之道或晦之言或彰之後之
覽斯集者其亦可以慨然而興矣康熙歲次庚寅正月
上浣知泰安州事山陰徐肇顯宜菴撰

又

士生於其鄉而道德足以振一時之風化章章足以關
一世之運會雖功業未及建豎而行方學正使天下仰
如泰山喬嶽祥麟威鳳至於指其所居之山川爵里以
爲號而不敢斥其名傳之數百世後皆尊信無異辭此
子輿氏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配道義終古而不毀者

也豈一時名位之崇卑所得榮辱顯晦者哉徂徠先生
當宋仁廟閒正君子小人互爲消長之時挺然以斯道
爲己任師事孫明復先生受經侍立執弟子禮維謹一
時魯人駸駸然知師儒德義之尊者先生風化之力爲
多至作爲文章皇皇炎炎尊孔孟闢異端闡仁義明目
張膽掉臂游行於范韓富歐之間爲濂洛關閩諸儒嚆
矢而慶厯一詩分別忠佞指斥當時判若黑白幾貽身
後之禍其功何其偉其識何其精其氣何其壯與迄今
誦其詩讀其書灑灑落落如黃河之發源崑崙而一瀉
千里也輝輝燿燿如三辰列宿經緯四維而光景常新

也其憂時憫俗扶世教正人心勤勤懇懇之懷如君臣師友謨誥訓誡於一堂而不憚其丁寧反復也非秉天地之正氣卓然自命爲聖賢之徒者烏克臻此哉鍵忝爲先生宗裔來守是邦登堂瞻像慨然景慕未幾先生十九世奉祀孫維巖捧前守徐公所刻徂徠詩文二冊進見且言有全集二十卷得之漁洋書庫者徐公方謀剗劂會內遷遂不果子亟索觀較徐刻數倍之眞可觀先生之全而發先生之光矣因割俸授梓以廣其傳且進維巖而告之曰嗚呼賢愚無兩心古今無二道時不同而地同人不同而理同方先生師明復時孫爲布衣

先生爲進士退然俯首下之不爲屈此豈有勢位名爵
在其意中哉望道之念切而外有所忘也乃當時之人
亦皆不以爲忘愚者化其梗賢者致其誠此秉彝之所
同觸之而易動感之而卽應者也由斯以觀先生自處
於善卽與人以善豈非成已成物之功哉今之爲士者
甫採一芹卽傲然自足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
列及考其言行不齒於鄉黨宗族者比比是也人遂以
爲士虛聲無實甚且賤而惡之此固兩失之道亦士不
自克爲善有以招致之也今子爲先生嫡裔而子爲茲
土司牧願以先生爲法交勉其難使天下之讀斯集者

不致議我兩人爲僅能刻先生之集者斯幸矣因不辭
僭踰而序乾隆五十五年夏四月石鍵序

又

徂徠先生維巖十九世祖也巖未冠先君子卽以徂徠
遺文訓讀自慶厯聖德頌以下僅十六篇而已及閱歐
陽公所爲墓誌云某集者若干卷又某集者若干卷知
吾祖著作甚富或傳者之失其守也因思哀集之後人
讀歐陽公詩云舊稿偶自錄滄溟之一蠹其餘誰付與
散失存幾何乃知當時已多散軼又況六百餘年之後
耶先君子訓巖時常述先大父東周公與宋豸史嗣君

太元公同師事李還朴先生還朴爲理學名儒而太元
乃秘書世家先大父因得徂徠遺文於太元藏書中請
還朴先生爲序而欲付之梓未幾捐館事遂寢先君子
八齡而孤王母吳荻晝和丸朝夕訓誨每以遺文得之
之由與未及梓之故爲言後先君子稍長益知珍護鑿
壁而藏之值鼎革兵燹迭告廬舍盡爲灰燼而壁中文
獨無恙噫非吾祖在天之靈有以默而相之吾父繼述
之善有以保而守之卽此十六篇又烏可得耶巖承先
人之命日謀劄劂而未就前後手錄凡數冊學使者至
則捧而呈之冀一遇卒不可得歲戊子山陰徐公來守

吾岱敦大慈祥留心風化甫朞月政通人和百廢具舉
巖友人趙君仁圃以遺文未刻言於公公慨然引爲已
任已丑冬付梓越庚寅春告竣焉嗚呼巖先子六百餘
年未發之光公一旦而發之巖祖父三世未成之志公
一旦而成之卽斯一事其所以振興名教而加惠吾岱
者豈淺鮮哉遺文十六篇軼事二則先世所傳舊稿也
詩三十九首康熙丙戌巖於呂晚頓宋詩抄中始得之
併附志於此云裔孫石維巖序

魯兩先生合集序

余仕汶陽九年居恒稽考文獻與父老縱言論古聞昔

唐陶山師設教岱麓時有請魯兩先生從祀之議卒不
果行後數十年嗣君鏡海太守復至泰山下主講屬余
求兩先生遺書亦述其先志而未之逮訪諸兩氏後裔
得邑人聶君劍光所刊明復先生小集一卷前邑宰徐
君宜菴校訂徂徠先生詩文集二卷名山所藏遺編僅
有存者竊思兩先生之忠言讜論闡明大義非若模山
範水爲詞章之學而同方合志相得益彰爰輯詩文集
爲一編用誌師弟淵源所在且益見當日守正不阿落
落寡合仔肩道統上承洙泗下啟閩洛爲千古倡明正
學之功非小補也石先生詩文散見志乘諸書並集補

焉舊刻歐陽公撰兩先生墓誌及後人題集各敘跋均彙列卷首以資考證兩先生舊有鄉祠在郡城之南與柳下祠相近曾奉兩先生遺像合祀於和聖之側茲並摹繪簡端而以擬請從祀議同修祠序記附於卷末後之覽者當亦有感於斯文也考孫先生著春秋發微十二卷春秋總論三卷睢陽子十卷石先生著易解五卷易口義十卷唐鑑六卷政範一卷泰安志稱石君鍵重編徂徠全集二十卷袁益而集成之以俟博雅之君子道光癸巳三月南通州後學徐宗幹敬識

奉魯兩先生附和聖祠記

徐宗幹

已丑夏五之八日和聖祠工竣率諸生恭謁焉履其堂
徘徊瞻仰見遺像肅然和而且介可以想像唯肖也祠
迤南榛莽間有破屋數間相傳爲石氏祠堂掘衣而入
則供奉孫石兩先生遺像卽所稱二賢祠也孫先生端
坐南向石先生侍側依然執杖履行弟子禮所謂貌厚
氣完學篤志大者景行向往恍見其人前太守宋公顏
其堂曰經學指南屋頽及半而兩先生之像宛好如初
風雨鳥鼠固有爲之呵護者歟考志乘本名魯兩先生
祠兩先生始講學於嶽廟東偏金大定間建祠其地黨
懷英爲之記已不可復識今岱麓普照寺西北所稱秦

山上書院者則兩先生北徙山麓之遺址也後人以胡安定讀書其地併爲三賢祠歲時致祭而此祠遂廢然衣冠肖像遺貌宛然瞻之在前瓣香未墜若之何一任頽敗於荒煙蔓草閒乎竊念宋初文治尙沿五季陋習兩先生倡明正學著春秋周易表章經旨排斥佛老闡明微言濬程邵之源啟關閩之統立身行已卓然於韓范富杜之間而正學忤時直道致黜位不滿其德用不盡其才與柳下大夫之遇前後如出一轍且兩先生之行孚義治亦可爲百世師合食於廟誰曰不宜爰屬宋君興幃董其事恭移奉兩先生遺像於西偏而爲之記

擬請宋孫石兩先生從祀議

徐宗幹

竊查邑志內載宋殿中丞孫復晉州平陽人居泰山之麓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卷范仲淹富弼薦其道德經術於朝除秘書郎國子監帝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家錄其書藏於秘閣歐陽修言其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義爲多朱子謂近時言春秋者如陸淳孫明復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平生行爲世法經爲人師著睢陽子集十卷四皓論等篇防後世之僭亂作堯權舜制等篇正傳嗣之

大義著正名解等篇石介而下皆師事之介生泰山下
舉進士歷鄆州南京推官篤學有志樂善嫉惡初躬耕
徂徠山下葬五世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入爲
國子監直講從學甚眾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
賢院作慶厯聖德詩分別邪正直言不阿著有易解五
卷易經口義十卷先朝政範一卷唐鑑六卷徂徠集二
十卷所爲詩文皆根柢至道排斥佛老與孫復於祥符
天聖閒以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爲諸儒倡當世大
儒皆尊禮之歐陽公比之孟子及韓文正公其羽翼聖
道立朝行已備載史策方其築室泰山下爲學館師事

孫復執杖履侍其左右升降拜伏皆扶之魯人始識師
弟之禮士風爲之一變前明成化中撫臣請於朝建二
賢祠每歲春仲秩祀著爲常典魯人無賢不肖皆稱曰
泰山徂徠兩先生至 國朝順治十年郡人重爲修建
又於岱麓增胡安定爲三賢祠學臣黃叔琳順士民之
請復加修建而爲之記竊思宋初尙沿五季陋習經學
久晦兩先生實倡明之孫明復嘗云盡孔子之心者大
易盡孔子之義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治世之
大法夫孔孟之道闡於程朱程朱之源開於孫石迄今
宋儒從祀者均在孫石二子之後沿流溯源似應附入

宮墻並崇俎豆以慰士林之望而增岱嶽之光也

跋

有宋石徂徠先生諱介字守道一字公操

見歐陽文忠公與石推官

書

先生與泰山孫明復泰州胡安定實開北宋道學之
統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也徂徠先生卒於慶曆五年
歐陽公志其墓云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
者若干卷宋史本傳云有徂徠集唐鑑行於世皆不詳
卷數 國朝石氏有家藏先生文十六首詩三十九首
乾隆間石太守重爲編次其數僅倍於舊道光間徐清
惠公守泰安以其本與明復小集合刻爲魯兩先生集
並附擬請孫石兩先生從祀議於後是集雖經流傳尙

非完帙吾友張次陶家藏二十卷原本蓋前明時所影
寫也卷首有總目而無序每卷首行題新雕徂徠石先
生文集文內凡構字必闕注以字犯御名是原本爲南
宋高宗時所刻無疑是時魯地屬金石氏藏書已散失
南宋猶刻其全集以行道學之否於此而泰於彼亦略
可見原鈔脫誤處與 四庫書著錄本同今據徐本補
其三詩唯缺寄叔仁一首水軒暫憇詩猶存其半觀者
亦可以撫全帙而無憾矣方今正學昌明漢唐諸儒多
崇祀典如魯兩先生者德行卓絕有繼往開來之功誠
據徐公所擬從祀議而舉行之誰曰不宜是望於表彰

先賢維持風教之君子光緒十年春正月日照後學丁
良善謹識

校刊姓氏

濰縣丁善寶

六齋

歷城吳夢齡

子泉

榮成孫葆田

佩南

諸城尹彭壽

竹年

曹縣徐繼孺

又穉

濰縣郭康之

錫侯

文登于霖逢

澤春

長清王蕙蘭

仲芳

濰縣郭佑之

申堂

濰縣劉嘉禾

瑞甫

泰安侯芳苞

蘭皋

新泰徐蘭坡

馨山

濰縣郭濟遠

松喬

泰安郭樸山

一峯

濰縣高鴻裁

翰生

泰安張順中

允度

濰縣于文中

子和

歷城弭道彰

星房

濰縣張昭潛

次陶

章邱劉元亮

菊人

諸城臧良基

笠農

泰安張韻軒

歷城李廷芳

合槧